

我不是随便的人



红九
著

起初，她用一包零食引诱了他。

WO BU SHI
SUIBIAN DE REN



下册
▼

你从来就不是蠢女孩，
你比谁都玲珑剔透。

我不是 随便的人



[下册]

红九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第九章 不敢爱我吗

NO BU SHI
SUJIAN DE REN



郑颖见过作者大大没两天之后，作者大大在QQ上敲郑颖说：“有人跑来跟我撬版权，我说已经卖了，对方说不管卖多少，他出双倍买，违约的话，违约金他来帮我出！”

郑颖心里咯噔一下。

作者大大接着说：“你放心，我不会卖给这样的人的，一看就挺蹊跷的，不是骗人就是碰瓷，反正不像诚心要做项目的。”

郑颖隐隐想到会是谁在干这样的事。想想那人的道道通可怕性，她实在担心心爱的作者大大会受连累。

“你怎么拒绝他的？拒绝得强硬吗？你别让人嫉恨上你啊！对方可能挺不好惹的，要不然你就卖给他吧……”她忍着心肝脾痛说出最后一句话。

虽然她爱作者大大的文爱得要死要活要唱《征服》，虽然她看着沈一帆专门找人给她量身定做的那些美到哭的旗袍越来越想演这部戏，可是这些跟作者大大的人身安全比起来，都不重要。

作者大大回复她：“我就问他，你买完版权谁演？郑颖会演吗？要不是郑颖演，翻十倍我也不卖。”

郑颖听得胆战心惊：“对方怎么回你的？”

作者大大：“对方说会联系你的，会想办法让你演的。我一听就不乐意了，当我没见过娱乐圈的活人呢，这一听就是忽悠啊！我说您别逗我了，对方说没逗你，你要是不把版权卖给我们，未来的日子你会很难过，不是吓唬

你。我说难过就难过吧，反正我是个有契约精神的人，从公安局局长位置上退休的我爷爷和依然在公安战线上奋斗的我爸爸，他们在我还小的时候就都教育我说，做人要有契约精神。所以抱歉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作者大大这番话说完，郑颖直接哭着给跪了。

玩文字的人就是牛，从来都知道在哪儿该加什么样的定语。

又过了几天，郑颖去看作者大大的文时，突然发现她被刷负了。刷负大军分三股：微博观光团、贴吧观光团、天涯观光团。刷负的内容，主攻方向各有不同。

微博观光团说：作者人品差、文笔差、笔名差，居然也能卖版权，活见鬼了。

作者回复：作者三样都差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是在三岔路旁边出生的吧。

郑颖看完作者大大的回复，噗地喷了。

贴吧观光团说：听说这个作者版权能卖是陪投资方睡了。

作者回复：哈哈哈哈哈要真是这样我也值了。你们知道投资人爸爸多帅吗？说出来馋哭你们。

郑颖没忍住又喷了。

天涯观光团说：这个作者仗着家里有权势打压同期作者，压着别人的版权不让卖，倒把自己的垃圾文卖掉了。

作者回复：同期是谁？长得好看吗？能吃吗？想知道答案，急，在线等！

郑颖看着这些回复拍着桌子哈哈大笑。

作者大大可真是个妙人。

她笑着笑着，停了下来。

她开始觉得牙齿森森地发冷。她知道成墨阳是个不择手段的人，但她没想到他可以不择手段到做人没下限，连无辜的非三次元网络作者他都要伸手磋磨。

她能忍受自己站在流言蜚语中心让人一盆一盆地泼脏水，但忍受不了她身边的人跟着她一起倒这样的霉。

有什么，冲她一个人来好了。

她斟酌了好一会儿，下定决心，给周师傅拨了电话。

“师傅，您有成墨阳的联系方式吗？”

周师傅问郑颖：“成墨阳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倒是有，可是你想要去干吗呢，我能问一下吗？”

郑颖是躲到屋外面坐在树荫下打的电话。天气本来就热，周师傅的一个问题一下就把气温又拔高了好几度，郑颖开始浑身冒汗。她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放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搓，搓着搓着，生生把白白嫩嫩的膝盖就着那层薄汗给搓出了东西来……意识到指尖下出现了异物感，郑颖浑身一哆嗦。

要了命了，她居然把香喷喷白净净的自己生生给搓出了污渍条。

这是老天爷爸爸在暗示她这个纯洁的宝宝要招来脏东西了吗？

她赶紧扑落扑落膝盖。招就招吧，没办法，她不招，那团脏东西就要去沾染心爱的作者大大了。

她这边迟迟没声，周师傅就在电话那边又问了一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他的联系方式吗？”

郑颖脑子里一瞬间闪过好多种理由。

没事就是想起来了随便问一下。

没事就是觉得他想找我随时就找到了，我找他两眼一抹黑，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呀。

没事我就是想把他的号写在外面电线杆子的牛皮癣小广告上……

想法很多，但张嘴时，她却脑子一梗，实话实说了：“想找他文明地撕一场……”

周师傅默了一下，问：“我要是不告诉你呢？”

郑颖诚实地回答：“那我只好上门去找真人当面撕了……”

周师傅叹一口气，挂了电话后把成墨阳的电话号码发了过来。信息里11位数字后面还跟着一句谆谆叮嘱：“孩子，没有后招的打斗，都是无谓的逞强。你如果没有后招，只是想逞一时口舌之快，师傅是不赞同的。”

郑颖握着手机斟酌回复：“师傅您放心吧，我不光长了一张嘴，也有点小脑仁儿的！”

回复完短信她开始翻豌豆荚，把里面的录音软件全下了一遍。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郑颖凭着一己之力打蒙了联通客服——每调制好一个录音软件，她就打一遍10018通个话，试试录音软件效果怎么样。打到第三遍的时候，客服小哥声音颤抖地告诉郑颖：“郑女士，您是对我的服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要是哪里我服务得不周到，请您多多体谅！”

郑颖：“……”

郑颖试第四遍的时候改拨了10086人工服务。也是，羊毛不能可着一只羊身上薅。

四遍调试下来，最后她筛选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录音软件。打开软件，深吸口气，郑颖拨打了成墨阳的手机号。

随着嘟嘟声，郑颖忽然觉得心脏直往嗓子眼儿蹿。好像一下回到高考考物理时，她最后一道大题还没写完考试结束铃声就响了，她卡在铃声振动中拼命写公式，写到监考老师把卷子抽走的时候，她紧张得嗓子眼儿都泛起腥味儿。

她这回又有那种紧张得嗓子眼发腥的感觉了。

在她觉得嘟嘟声强烈得已经压倒知了叫声的时候，电话终于被人接了起来。

成墨阳的声音低沉沉的，像卷着沙尘的黑风呛得人喘不上气。

“哪位？”

听着这声音，郑颖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盛夏骄阳，气温30℃以上，她居然觉得有点要打寒战。

她告诉自己，镇静，镇静，要镇静。不能因为要下套就变得心虚紧张，演技这么差今后怎么做演员？

她无声地深呼吸，尽量克制紧张情绪。

她指尖发凉，微抖着，握成拳再松开。

忽然指尖的凉意被包裹在一团柔软温热之中。

郑颖吃惊地扭头看，沈一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她身边。他的手掌正包住她的，掌心的热力融化着她指尖的凉意。他掌中忽地用了下力，对她无声点一点头。

郑颖忽然就镇静下来了，张口时，她声音清甜爽脆，一点下套的端倪都不露。

“成老板，是我，郑颖。”她说。

成墨阳在话筒那边低声笑起来。这笑声放在别的情境里，不失为抖着低频磁力波性感，但放在强取豪夺的大恶霸情境里，郑颖听了只想扎个小人贴上成墨阳的照片然后往死里抽小人的大嘴巴子。

“今天这是吹什么风了？给我吹来这么大的荣幸，正想着谁呢，谁就来找我了。”

郑颖听着他轻浮的言语，咬牙切齿。沈一帆握着她的手揉了揉，她想骂“你个臭流氓”的情绪稳定下来。

“成老板，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您找半夜不想尿频大大买版权不成，就买水军带节奏黑她骂她，说实话这事儿您做得挺掉份儿的！”郑颖按照事先想好的步骤说了此番通话的第一点。

成墨阳还是沉声笑着：“你这算推理能力还是幻想能力？你说的事，我没做过。”

郑颖闭了下眼睛深呼吸。沈一帆又揉揉她的手，把她急躁淤塞的情绪一下揉得四方通泰春暖花开。

“就算不是你亲手做的，也是你指派别人做的，大家都打交道这么久了，就不玩文字游戏了吧，这多没劲！”郑颖按部就班套话中。

成墨阳笑意更浓：“郑颖，你这是硬要把事情往我头上栽呀。”

郑颖：“成老板，作者她还是学生，社会上的事，咱们就别捎带上她了，你有什么事，冲我一个人来，行吗？”

成墨阳笑声愉悦，笑了一下后，他音色忽然一敛：“郑颖，我知道你在录音。”

郑颖鼓着的一腔勇气一下就泄掉一半。好在还有另外一半勇气握在掌心里，依托着沈一帆温热的掌心支撑着她。

“呵，所以你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对吗？”郑颖嘲讽地问着。

她眼底忽然闪过一抹决然神色。再开口时，她声音一软：“成老板，其实你做这么多，不过就是想让我屈服，想让我从了你。好吧，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想连累作者大大，我屈服了，我从了你，行了吗？”

话筒那边是半晌沉默。话筒这边是屏息等待回答的郑颖，和神色一变的沈一帆。

沈一帆捏着郑颖的下巴，把她的脸转向自己，眼神凝厉，无声告诫她：不要做傻事。

郑颖从他的另一只手里抽出手，把手指抵在嘴唇前，无声比着“嘘”，又把手掌挪到胸口前，掌心向下，手臂和手掌一起往下压，示意他放心。

话筒里传来响动。

成墨阳幽幽叹了口气：“怎么办好呢？明知道你在录音，可我还是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成墨阳的声音沉得发腻，沙哑中像挤得出旖旎的黑糖汁，“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郑颖无声地握拳一收手臂，嘴里默叫了一声yes！

喊！还不是让她套到了录音！

沈一帆在一旁看着她的表情，微微翘起嘴角。

“成老板，刚才有风，没听清您说什么，您再重复一下最后一句话成吗？”

成墨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郑颖：“我说的不是真的。”

沈一帆看着郑颖，忍不住笑起来。他抚抚胸口，稳定自己的情绪。

成墨阳又开始笑了：“我也觉得你不会这么快就屈服。话说回来，你要是这样就屈服了也挺没意思的。不过关于我们通话的录音，我劝你再多想想，我刚刚听人说，那个作者自己亲口讲她的爷爷曾是公安局长，爸爸也奋战在公安第一线上。你说如果这话被公诸于众的话，会传成什么样呢？猜一猜，最后会不会连累她爸爸的工作？”

郑颖咬牙切齿。

和无耻的人战斗，好人输就输在做人有下限上了。

她吸口气，回答：“算了，我还是选择屈服了，今晚八点钟，锦霞山半山腰的凉亭，我们在那里见吧，到时候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但是过了今晚你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屈服过你，我今后过日子还想要脸！”

成墨阳笑着说了声不见不散。

郑颖收了线，狰狞无比地笑。

“你要去吗？”沈一帆问她。

郑颖看着他，试探地问：“我要是去呢？你会瞧不起我不？”

沈一帆神色淡淡的：“不会。”他顿了顿，接着说，“我陪你一起去。有些事多个人围观，只要那人多少还要点脸，事情就不好往下做。”

郑颖：“……”

天下最腹黑以及最内涵污的，原来在这儿呢。

郑颖哈哈干笑三声：“鬼才去呢！你知道吗，天气预报是人类的好朋友，我每天早上出门前都看一遍好朋友。好朋友说了，今晚会变天有大暴

雨，至于锦霞山，那里昼夜温差是见了鬼的大，哈、哈、哈！冻死他成大花！”

沈一帆默了默，问：“你不怕他恼羞成怒吗？”

郑颖握拳：“那我就把录音发上去，鱼死网破！”

沈一帆：“那作者父亲的工作怎么办？”

郑颖：“……”他耳朵是有多尖，什么细节都听到了。

“唉……”郑颖垂头丧气的，“那我只好真的去找他屈服了。”

“郑颖！”沈一帆叫着她，声音冷凝起来，语气也变得透出气愤和急促。他一把握住郑颖的肩膀，强迫她看着自己，“你就不能想想，你还有个干哥哥吗？当你力所能及的时候，他不会插手管你，但当你挺不住的时候，想一想，你身边还有他，好吗？”

郑颖望着沈一帆清澈如清潭的眼睛，看着从他眼珠里倒映出来的自己，有点眩晕。

她捧着脸，语气里有连自己都不察觉的一丝娇气：“好！”她的样子又萌又乖又有点可爱。

沈一帆松了她的肩膀扭开头。

郑颖溜溜地绕着他转，硬转到他面前，问：“那你到时候打算怎么解救我哇？”

沈一帆：“带你出国。”

郑颖：“……”

这是三十六计打不过就跑啊……

行吧，怎么说也总比留下来任人在床单上宰割强。

郑颖一拍脑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于是问沈一帆：“你怎么出现得这么赶趟儿？你是不是知道我要找成墨阳？你是怎么知道……”

“周师傅。”

郑颖叽叽哇哇的问话还没有排比完，沈一帆干脆地打断她。

他的回答实在简洁，简洁到没有交代周师傅是把话传给了谁。

事实上，周师傅是直接打电话打到了余友谊那里，在他给郑颖发完成墨阳的联系方式之后。

周师傅越想越不放心，就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余友谊。

当时余友谊正在办公室和沈一帆研究建组的事情。一向耳朵冒尖冒得无比卓越的沈一帆，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通话的全过程。

余友谊放下电话之后走到窗口向外望了望，那时郑颖正在树下骚扰着客服小哥。

余友谊收回眼神后，冲着沈一帆笑了笑：“你都听到了吧？你去吧，去陪她处理一下。”

沈一帆静静地看着余友谊，问他：“为什么是我去？”

余友谊叼上一支烟，没有点：“我去的话，做法只有一个，暴躁地抢下她的电话让她别联系成墨阳；你去的话，会有你的处理方式，我想你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她。”

沈一帆沉默地看着余友谊。

余友谊冲他一笑：“赶紧去吧，我着急抽根烟。”

沈一帆没等郑颖问完问题就丢出了答案。

郑颖有点噎得慌。她此刻深刻地认识到擅于抢答的人都缺少人文主义关怀。

“你怎么没阻止我给成大花打电话呢？”

沈一帆轻声地答：“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你又不是没有处理好事情的能力。”

风轻起，吹动树梢轻轻拂动。树影有一下没一下地跳上沈一帆的脸颊，又有一下没一下地跳开。那活泼的游动暗影把沈一帆白得略显单调的脸点缀出了更丰富的生机。那些跳动的碎影赋予他动感，他明明站在那里没有动，一时间却像分花拂柳般走近过来，格外动人。

郑颖呼出一口气，敛下眼睑。

他干哥哥老有让她想乱个伦把干从形容词变成动词的冲动……

她低着头嘟嘟囔囔：“周师傅可真爱告状！”

沈一帆声音里含着笑意：“是呀，因为他关心你。”

他忽然冲郑颖喂了一声。

郑颖抬头：“干吗？”

沈一帆：“把你用的录音软件告诉我。”

郑颖：“你要录音软件干吗？”

沈一帆没有回答她，只是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郑颖被看得心肝像跳进沸水里，在炙烫中一顿颠簸乱颤。

她连忙低下头翻手机：“好好好给你找给你找！”

好好好你长得帅长得催情你要什么都给你找！

安装好录音软件之后，沈一帆给郑颖打了个电话，尽管她就在隔壁房间。

他没话找话问凤梨酥她还有没有。郑颖清脆脆地说了一大通话，说得唾液横飞的，总结起来也不过就一个主旨：有啊，你想吃吗？想吃你要先赞美我啊！

沈一帆握着手机笑起来。笑着笑着他抚了抚胸口。

挂断电话后，吴宇非常痛心疾首地乞求他：“小少爷，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带发修行的出家人吗？就不能不这么七情六欲大动特动的吗？您说您这电话打得也太没事找事顺便找虐了！”

沈一帆白了吴宇一眼，没说话。

别人能知道什么呢？他这么做，不过是想多存点她的声音。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生命力好像也会跟着她一起变得旺盛起来。

当晚八点，郑颖不顾一切地关了手机。然后披着马甲去作者大大文下投雷写长评，帮她往回拽被刷负的积分。

写到连话都快要不会说了，她才洗白白上床睡大觉。

夜里降温有点冷，她特意美滋滋地加盖了一床毯子。

第二天天光大亮，她无比舒畅愉悦地起了床，开了手机。

并没有信息进来。

她正奇怪的时候，“成大花”的来电显示跳进手机屏幕里。

她接通手机。成墨阳叫了声她的名字。

听到他声音里带着鼻音，郑颖心里无比愉悦。

哈！感冒了，该。

成墨阳的声音里除了鼻音，还带着点诡异的笑意：“其实我料到了，你不会去，但我依然想过去等等看。你说我是不是贱？”

郑颖被这句问话问得愉悦心情一下散掉一半，取而代之的是全神贯注的

戒备警惕。

郑颖：“你自己非要这么形容你自己，那就……是吧。”

成墨阳的笑声更加诡异了：“我对自己的犯贱行为感到非常生气，连带着对导致我这么犯贱的人，就更生气了。”

成墨阳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地挂断了电话。

郑颖握着手机有点蒙逼。

她还等着听他威胁的话呢。

结果倒好，他就是不说接下来打算怎么对付她。

有时候知道威胁倒是件安全的事，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时刻处在警惕戒备中，才真是要把人逼疯。

她忐忑地安慰自己，至少手里有段录音，要是成墨阳发癫，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可是转念想到作者大大的父亲会因此被连累，她又觉得此路不通。

于是她钻进死胡同，憋得直用头去磕墙，企图磕出一个万全的解决办法来。

其间她收到作者大大发来的一条短信：“怎么办，我爷爷是公安局长我爸爸还在公安系统上班的事情被爆出来了！现在他们都说我是靠着关系卖的版权，还在人肉我爸爸在哪个局上班……”

文字后面跟着一条链接。

郑颖立刻紧张起来，呼吸都乱掉了。她点进链接的时候，指尖几乎有些哆嗦。

可是她并没有看到什么曝光的帖子之类的。

她立刻给作者大大打电话，第一次被挂断了。她接着打，又被挂断。再打，居然直接关机了。

她不信邪，一直打，终于号码恢复开机状态，作者大大接电话了。

但作者大大语气有点急慌慌的：“郑颖哇，我先不给你唱《征服》了，我手机丢掉了，刚补了卡，我得抓紧改一下微信密码啥的，省得等会儿该有另一个我挨家挨户跟人借钱了！”

挂断电话后郑颖蒙了下，然后她脑子里嗡的一声，立刻去翻自己手机的录音记录。

干干净净。

晕死，那链接是木马啊！

她的一颗心狠狠地往下沉，再往下沉，一直沉到零下几十度去。

她想完蛋了，没有了互相制约的把柄，成大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作者大大了。

完蛋了，她可能真的要当面屈服了。

一连好几天，郑颖都是在忐忑中度过的。

她魂不守舍的样子让余友谊和沈一帆都很担心。他们问她发生了什么，她打马虎眼说：“没事，就是天有点热，思春了。”

余友谊一脚朝她踢过去：“现在是夏天，再到春天隔着两季呢，你思个屁春！”

沈一帆看着她的眼神充满担忧。

郑颖在警惕戒备中，天天盯着论坛帖子看，熬得眼睛都快瞎了。

但并没有对作者大大不利的帖子传出来。

渐渐地，她在这种警戒中把自己熬成了一块滚刀肉。

“大不了提着菜刀去和他拼了！老子还不盯着论坛看了呢！”郑颖掀桌摔键盘，决定去个蛋的停止提心吊胆好好过日子了。

所幸的是，不知道成大花是不是良心发现，他对作者大大并没有再发什么后招，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作者大大文下的吓唬吧刷负军团，也不见了。

成墨阳感冒了两天。两天之后他把陈晴叫到了办公室。

他告诉陈晴：“别再碰瓷那个网络作者。”

陈晴一脸难以置信：“为什么？我早前的做法，您不都是默许了的吗？那个作者的版权，我一定要拿到的！”

成墨阳打断她：“我说让你别再碰瓷，你就收手，明白吗？”他的声音肃杀冷厉，陈晴缩了缩肩膀噤了声。

默了半晌，她终于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

成墨阳冲她笑起来，笑容让人胆战心惊：“我做什么决定，还要向你汇报原因吗？”

陈晴瘪着嘴，带着满腹不甘心离开了。

成墨阳看着桌角的一堆碎核桃屑，撇着一边嘴角笑了笑。

为什么？因为他今后只想对有反抗能力的人下手。如果对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下手，那小家伙会彻底鄙视厌弃他的。

星期六大早，郑颖狠着心放弃了美好的睡懒觉时间，在十来个无缝连接的闹钟轰炸下，洗了把脸飞奔向公司。

今天作者大大没有课，沈一帆让吴宇提前联系了她，让她周六到公司来给大家讲故事。

说是给大家讲故事，其实就是给导演讲。而导演也不是别人，就是余友谊的老同学大家的老相识蔡宴同志，那位在最艰苦时期和大家绑在同一根线上一起蹦跶挣扎的面狠心软的老好人。

郑颖虽然知道导演是蔡宴，但有件事她是不知道的——几天前定导演的时候，沈一帆和余友谊出现过意见上的分歧。

沈一帆说，蔡宴导演功力是有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但也正因为人太好，所以管束能力不强，嘴巴上倒是严厉，什么都说不行，实际行动上却是对一切行为大开绿灯，导致剧组有时候变得很散漫。而这部剧不能儿戏，他把所有时间和希望都赌在这部剧上了，不夸张地说，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剧里的每个人都一炮而红，而郑颖，更是要红上加红。

沈一帆的最终意见是，导演应该找个老辣的、说什么话大家都服从肯听的。而蔡宴导演可以做这部剧的监制。

余友谊对沈一帆的提议持反对意见。他说老蔡绝对是个老辣的货，尤其跟几大主演都合作过，已经形成了默契，他其实是最好的人选，至于管束力不够方面，他可以在一旁帮忙。

沈一帆想了想后，对余友谊说了一句话：“其实我刚才那番话的指向性已经很明显了，我是想让您亲自来做这部剧的导演。”

余友谊嘴唇一抖，叼在嘴里没有点的那支烟差点脱口而出。

“我就是个三流经纪人。”他重新叼稳了烟，这样告诉沈一帆。

沈一帆沉吟了一下，微微一笑：“就像您观察我观察得仔细，我没事的时候也比较注意您。我注意到在拍《灰色爱情》电影的时候，其实好多场景都是您导的，并且那些画面，您导得比蔡宴导演更专业、更唯美。”

余友谊已经不是叼着烟了，他在行为上已经构成了吃烟——过滤嘴不知

道怎么的就被他吸到了牙齿之间，一下下咬扁圆圆的海绵。

沈一帆继续说：“所以我就想，既然您和蔡宴导演是同学，而您的其他同学也都在别的组里不是导演就是副导演，可见您上学的时候学的也应该是导演。”说到这，沈一帆顿了顿，然后轻声地、带着点试探地问，“可您怎么做起经纪人了呢？”

余友谊把烟从牙齿间抽出来。过滤嘴已经被他蹂躏得惨不忍睹。

他把沈一帆的试探一下子堵了回去：“我这种鬼才要真做了导演，让蔡宴那种傻子可怎么活？再说带演员多好啊，不用天天盯着监视器那么辛苦，从演员身上抽点成扒点皮就来钱了。”

沈一帆对余友谊给的解释连一个指甲盖大的程度都不信。就冲他跟郑颖身上操的心，操心量可以换算成在他面前同时摆十个监视器。

但余友谊并不想敞开心扉，沈一帆也就不再多问。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秘密，余友谊有，他也有，不说没什么的，这很公平。

他们后来达成一致，还是选了蔡宴。

联系蔡宴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位大大会欣喜万分地接下这个项目的。

可让他们意外的是，导演大大居然十分不情愿，理由是——

“你们怎么这么会找时间建组呢！我家猫刚生完崽子，我还得伺候月子呢，我哪走得开啊！要不然你们就等我一个月？”

冲着蔡宴的大脸皮，余友谊的做法很直接。星期五下午，他冲到蔡宴家，直接脱了鞋一边熏臭味儿一边拿鞋底子朝蔡宴身上抽。

最后蔡宴被他打服了，哭兮兮地挨个吻别了坐月子的母猫和它刚生的一窝猫崽子，恋恋不舍地跟着余友谊去了公司讨论剧情。路上他放狠话：“等你那只丑猫下崽子时，我要是能让你坐成月子我挥剑自宫！”

沈一帆和余友谊都粗略地听作者大大讲过故事的内容梗概。可是他们都是大老爷们儿，讲起爱情故事来，有迷之尴尬，蔡宴听得就更加迷之尴尬了。于是余友谊把郑颖叫来给蔡宴讲故事。结果郑颖这个二货，把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生生给讲成了搞笑段子。

蔡宴导演听得蒙逼：“所以这是部喜剧？”

余友谊绝望地一拍脑门，告诉郑颖：“你给我滚！我就不该指望你能讲明白什么！”

沈一帆也憋着本想沉重悲伤却偏偏忍不住想笑的情绪，憋得有点难受地

告诉吴宇：“联系作者本人吧，麻烦她周六亲自来给大家讲一遍故事。”

郑颖赶到公司的时候吓了一跳。她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了，没想到一群大小老爷们儿比她来得更早，年龄从大到小，蔡窈、余友谊、吴宇、沈一帆全在。

一群老爷们儿，就这么迫不及待想听作者大大讲言情故事吗？

不一会儿作者大大来了。她一如既往，热烈地跑到沈一帆面前要唱歌。沈一帆一脸走了十二个小时高速没来得及上厕所的表情婉拒了她这份热忱。

作者大大退而求其次问余友谊要不要听。余友谊有点开心自己年到三十还能和小鲜肉拼一把，十分感动，然后拒绝了作者大大。

于是作者大大再次退而求其次地看向蔡窈导演，看了两眼后，她说：算了，我们还是开始讲故事吧。

导演：“……”

导演掀桌要走，被余友谊一把按了回去。

作者大大清清嗓，开始讲她的故事。

思妍（女一号）小时候跟着父母逃难，父母病死，她变成孤女，被武馆老板收养。思妍拜武馆老板为师，和老板的女儿丁菲（女三号）情同姐妹，一起长大。

思妍有一天无意间救了一个人，这个人中了枪，思妍救他的时候，听到有人放着枪声在追他。等这个人被思妍救活后，还不等伤好彻底他就悄悄地不见了。

后来当地一恶霸许昌年听算命的胡诌，选上了武馆老板家的女儿丁菲，想抢人回家给自己生了重病的大儿子冲喜。丁家愁云密布，许昌年的三儿子许承华（男二号）是当地军阀的副司令，许家权势滔天，丁家根本惹不起。最后是思妍为了报师父的养育之恩，决定替丁菲去许家冲喜拜堂。

结果当晚未等拜堂，有另外一股军阀趁乱摸进城来偷袭，偷袭的军队一路打到许家来，关键时刻思妍凭着跟师父学到的本领打跑想杀她的偷袭军，顺手还救出了大少爷。

后来许家的三少爷，当地军阀的那位副司令许承华，调来了部队，打跑了偷袭军。

一切平定后，许承华盯着思妍看。他蓦地拖过思妍来，把她的双臂反压到背后去，将她整个人禁锢在胸前。思妍被禁锢得不能动，又羞又恼。许承华抬手擦干净了她打斗翻滚时蹭花的脸。思妍明媚好看的面容顿时展露出来。

在他目光深沉若有所思的时候，思妍挣开了他。

许承华对父亲说：这丫头给大哥冲喜浪费了，她有更大的用处，我要带走她。

许昌年虽然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听三儿子的话。

思妍被许承华带走了。最初她以为他要对自己行不轨之为。

思妍想好了，只要许承华有侵犯她的举动，她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死，死前能拖着他一块儿就拖着他一块儿。

然而思妍想错了，许承华带走她，只是为了特训她——许承华以她师父一家人的安全相要挟，让思妍接受训练。

他要把她特训为出色的卧底和杀手。

许承华从各个方面调教思妍。

身段、仪态、跳舞、枪法，等等等等。

在调教思妍的过程中，每天看着她穿着旗袍妖娆婀娜地晃在自己面前，许承华内心渐渐起了别的心思。但为了大业，他忍住了也压下了这番心思。

思妍面对英俊的许承华，也渐渐动了心。

但不久后，这个让她动心的男人，却狠心地亲自策划亲手把她送到敌对军阀的首领家里，吩咐她动用美人计迷惑对方，最好让对方能收她为小妾。

敌对军阀首领董彦良（男一号）和思妍的第一次正式见面，两人都很意外。

原来他就是思妍曾经救过的那个人。

董彦良把思妍带回了家。他家里有个比他大了几岁的妻子嫫姐（女二号），是老一辈定下的亲。嫫姐人美又贤惠，但身体不好不能生育，已经很久没和董彦良同房。

她很爱她的丈夫，虽然她知道她的丈夫只是拿她当作家姐看待。她知道丈夫喜欢思妍，就极力撮合思妍嫁给董彦良。

然而思妍心里有着许承华。